

中国品牌打造路线图敲定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质量强国建设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到2025年,质量整体水平进一步全面提高,中国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形成一大批质量过硬、优势明显的中国品牌。

专家表示,培养中国品牌可以提升中国商品的价值,使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同时,让消费者得实惠、生产者得收益,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纲要》提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必须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等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新优势,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坚定不移推进质量强

国建设。

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轨道,《纲要》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的生产大国、贸易大国、消费大国,不过目前还不是质量强国、品牌大国,需要进一步升级发展。”洪涛说。

同时,建设质量强国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全面质量意识限制提高,人民群众质量获得感显著增强。

《纲要》提出,开展质量惠民行动,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推动企业加快产品创新、服务升

级、质量改进,满足多样化、多层次消费需求。开展放心消费创建活动,完善质量多元救济机制,鼓励企业投保产品、工程、服务质量相关保险,健全质量保证金制度,推行消费争议先行赔付,开展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

“强化质量发展可以提高消费者的质量意识,使消费者更加重视产品的质量,增强质量意识,更加谨慎地选择消费品,从而提高消费水平。强化质量发展可以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质量,促进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强化质量发展可以提高消费者的消费水平,降低消费者消费成本。”中国数实融合50人论坛智库专家、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洪勇说。

“为了满足人们美好和品质的消费需求,应强化质量发展,才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同时,也有利于让高质量的商品卖得好、卖出好价钱,让消费者得实惠、生产者得收益,反过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洪涛说。

在品牌建设方面,《纲要》提出目标,品牌建设要取得更大进展。品牌培育、发展、壮大的促进机制和支持制度更加健全,品牌建设水平显著提高,企业争创品牌、大众信赖品牌的社会氛围更加浓厚,品质卓越、特色鲜明的品牌领军企业持续涌现,形成一大批质量过硬、优势明显的中国品牌。

如何建设中国品牌?《纲要》提出,要完善品牌培育发展机制,开展中国品牌创建行动,

打造中国精品和“百年老店”。鼓励企业实施质量品牌战略,建立品牌培育管理体系。持续办好“中国品牌日”系列活动。支持企业加强品牌保护和维权,依法严厉打击品牌仿冒、商标侵权等违法行为,为优质品牌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到2025年,我国质量整体水平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人民群众质量获得感、满意度明显增强,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质量强国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到2035年,质量强国建设基础更加牢固,先进质量文化蔚然成风,质量和品牌综合实力达到更高水平。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袁泽睿

“花炮之乡”的产业之变

元宵节已过,兔年烟花爆竹燃放收官。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多地放松“限燃令”并重新开烟花秀,多重因素叠加使得今年的花炮市场异常火爆。据不完全统计,春节期间,全国各地约有500场大型烟花表演活动,燃放金额超过2亿元。

在春节期间满负荷运转后,江西万载县汇鑫源礼花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鑫源”)董事长曾鸣终于可以“喘口气”了。“能够看到,国内市场正在迅速复苏,我也要尽快准备做一些受欢迎的产品。”在连续两年接到美国迪士尼乐园的订单之后,今年,曾鸣决定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内销。

一边是回温的市场,但另一边则是烟花爆竹常态化“禁放”范围正在扩大。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全国90%以上大中型城市中心区域和1000余座城市域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这不仅是曾鸣要面对的现实,也是以湖南省浏阳市为代表的四大“花炮之乡”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四大“花炮之乡”

作为国内第一个“花炮之乡”,湖南省浏阳市不负众望地在2022年的同业竞争中再次取得桂冠。据悉,浏阳市生产的烟花内销总产值占全国总量的50%,出口占全国的60%。当地目前共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441家,从业人员有将近30万,年产值达到了301亿元。

在湖南浏阳市之外,同样被称作“花炮之乡”的湖南醴陵市及江西上栗县、万载县的花炮产业产值同样可观。数据显示,中国烟花爆竹产量占全球的90%,出口量约占世界贸易量的80%,而四大花炮之乡的产量约占我国烟花行业总产量80%以上,其中,2022年,江西上栗县花炮产业产值120亿元,万载县花炮产业产值15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江西万载县花炮产业产值仅为85亿元,到了2022年则达到150亿元,创税收4.4亿元,同比增长31%,发放职工工资近40亿元。超高的成长速度让万载县野心勃勃,在万载县2022年10月举行的花炮产业工作大会上,宜春市政协副主席、万载县委书记严旭辉曾喊出口号:“赶超浏阳、独占鳌头。”

目前,从企业数量上看,万载与醴陵、上栗可谓“三足鼎立”。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2月6日,湖南省有烟花爆竹相关企业超74万家,居全国之首,其中,湖南浏阳市有相关企业数量超过2000家,湖南醴陵市相关企业超500家。江西省有烟花爆竹相关企业近35万家,江西万载县超300家;江西上栗县超600家。

销路拓宽

根据浏阳烟花燃放协会的统计,今年春节期间(除夕至正月十五),全国各地约有500场大型烟花表演活动,燃放金额超过2亿元——是疫情期间的4-5倍,相当于2022年全年的体量。

同时,据浏阳市鞭炮烟花产业发展中心不完全统计,截至2022年6月,全国90%以上大中型城市中心区域和1000余座城市域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相应萎缩的市场下,火热的春节盛况则显示出“花炮之乡”们不断拓宽的销路。

当前,除传统的与经销商接触外,直接销往各类活动方已然成为花炮厂商订单中的“主流”。据媒体报道,浏阳烟花的龙头企业东信烟花就曾参加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开闭幕式焰火燃放,火火剧团在全国多地旅游景区组织实施“焰遇”系列焰火嘉年华。

连续两年接到美国6个迪士尼乐园订单的汇鑫源也同样将重点放在了各类活动上。“过去我们大概有90%的订单都来自美国,现在看到国内市场迅

速复苏,未来内销比例大概会从10%调到20%以上,我们也会尝试做一些受欢迎的产品。”曾鸣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其中大概20%会面向重要节假日庆祝活动和游乐场所,目前已经接触到了北京环球影城的相关订单。”

同时,在个人消费类市场,一些企业已由“卖产品”转向“卖服务”。例如从2022年开始,浏阳的银洋烟花公司在10个城市试点打造“新零售”门店,和当地有经营资格的公司进行合作,将传统花炮销售门店升级为城市烟花消费体验馆,同时将线上服务、线下体验、专业配送进行深度融合。

此外,过去以“全球最大的花炮原辅材料集散中心”闻名的浏阳市大瑶镇如今将业务也拓展至造纸、彩印包装、原辅材料、花炮机械、生产、经营、物流、文旅等全产业链。目前,通过着力升级传统产业,形成集聚效应,大瑶镇花炮产业2022年的产值达到190亿元。

解题“单腿跳”

花炮市场火热的背后,绕不开安全和环保问题。过去,花炮也曾被看做“污染”和“浪费”的代名词,中国烟花爆竹协会会长钟自奇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度我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为此,浏阳政府部门、协会、企业人士曾反复表示,只有回答好“安全环保之问”,才能扎牢花炮产业的发展基础。

在环保方面,湖南省已将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指标都纳入行业标准。而在安全方面,近几年,浏阳市淘汰了近一半的烟花爆竹产能,在企业管、工房结构等方面实行强制性标准,基本扭转了安全生产比较被动的局面。

这一措施在湖南醴陵市同样得到落实。当地企业明达花炮有限公司经理吴远东告诉北京商报记者,2022年开始,公司厂房开始进行改造,目前已经完成了大概60%,2023年都可以投入正常生产。

不过,吴远东也指出,身处“花炮之乡”,过去几年,他既感受到了来自行业内的失意,也感受到了来自行业外的焦虑。在行业内,“花炮之乡”们面临着化工原材料品质之痛、低水平竞争之痛、知识产权保护之痛、高层次人才欠缺之痛和海外高端市场竞争力不足之痛,而在行业外,又面临着“单腿跳”之痛。

“由于过去几年市场不景气,我一度对花炮行业失去信心,同时,尽管花炮其实是一个‘富民’的行业,在我们公司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都在4000-5000元之间,但年轻人不愿意,只有中年人愿意留驻本地。”吴远东表示,“但是在市内看,大家如果想去别的行业其实几乎没有有什么选择,所以会有一些人选择去往外地发展。”

为此,“花炮之乡”已开始解题“单腿跳”。在湖

南,近年来,浏阳的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和智能制造产业集群迅速崛起,三者总产值超2000亿元,已替代烟花爆竹成为浏阳的主导优势产业。同时,作为有望成为湖南省第四个、株洲地区第一个迈入“千亿时代”的县域,醴陵正倾力打造世界陶瓷之都,当地规模以上陶瓷企业达339家,涌现出华鑫陶瓷等国家、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余家,产品包括日用瓷、工业瓷、艺术瓷三大类4000多个品种,全市陶瓷产业集群年创产值约740亿元。

在江西,上栗县聚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先后引进佳禾智能、丰达兴、联锦成等50余家电子信息类企业。截至2022年11月,电子电路企业已有20余家,同时,2022年前三季度,全县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同比增长300%以上。万载县也开始紧盯锂电新能源、电子信息等新兴领域,重点关注南氏锂电、睿达新能源、华尔升科技、昌圣科技等头部企业,强化企业培育,在智能制造、小巨人企业等评定上给予支持。

非夕阳产业

宜春市政协副主席、万载县委书记严旭辉曾在万载县烟花爆竹总商会2022年年会上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目标,吸纳一批靠得住的人才,逐渐培养专业技术核心人才。让更多外地专业技术人才和本地的大学毕业生主动投身到产业发展事业中来。

同时,随着春节市场的火爆,花炮行业的一线工人和原材料出现紧缺,厂商马不停蹄为今年的订单招人、备货。据媒体报道,正月初五开始,有烟花厂商陆续从云南、广西、贵州等多个省市招工。

目前看来,花炮产业似乎迎来了新一波的“小阳春”。但未来,花炮产业又将何去何从?从上市公司看,2018年至今,“烟花第一股”熊猫烟花实现了净利润的不断攀升。2018-2019年,该公司的归母净利润仍为负值,自2020年开始,归母净利润约为0.46亿元,同比增长149.65%;2021年为0.72亿元,同比增长56%;根据该公司2022年三季报显示,归母净利润约为0.71亿元,同比增长13.77%;截至2022年三季度末公司总资产9.63亿元,较2021年年末增长4.77%。

这似乎暗示着花炮产业“还有看头”,但从企业增量上看,近年来全国烟花爆竹相关企业年增量较为平稳,2018年新增7万多家烟花爆竹相关企业,年注册量历史最高。以工商登记为准,2022年新增3.7万余家烟花爆竹相关企业。

“其实花炮既不是夕阳产业,也不是朝阳产业,而是一个永恒的产业。虽有各种禁燃令,但千年的传统、人们的喜爱,灭不掉。”钟自奇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中国数实融合50人论坛智库专家、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洪勇同样认为,几个世纪以来,烟花一直被用在宗教节日、婚礼和生日等特殊场合,还有作为信号的通信、军事用途。“只要人们继续聚集在一起庆祝特殊的场合并相互交流,烟花产业将仍然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洪勇表示。

“烟花市场的需求相对固定,自环保号召下也有一些既定的需求支撑,因此,花炮并非夕阳产业,但也确实存在产业过于分散与缺乏大规模的引领性龙头企业等问题,这就需要‘花炮之乡’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相对提升市场集中度和推动规模化企业的诞生。”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总体上,可以预见烟花市场的未来趋势是在产业升级中走向品牌化、规模化和市场集中度的快速提升,从而逐步涌现出几家大型企业寡头竞争的格局。”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冉黎黎

分类减免 招投标保证金负担再降

2月6日,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家住建委、商务部等13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完善招标投标交易担保制度进一步降低招标投标交易成本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发布,其中提出分类减免投标保证金,鼓励减免政府投资项目投标保证金;对于政府投资项目以外的必须招标项目,实行差异化缴纳投标保证金。

地方细则今年3月底前出台

针对当下存在招标投标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通知》提出分类减免投标保证金。

对于政府投资项目,要求2023年3月底前,各省(区、市)要制定出台鼓励本地区政府投资项目招标人全面或阶段性停止收取投标保证金,或者分类减免投标保证金的政策措施,完善保障招标人合法权益的配套机制。对于政府投资项目以外的必须招标项目,鼓励招标人根据项目特点和投标人诚信状况,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减免投标保证金的措施,实行差异化缴纳投标保证金。

“需要说明的是,投标保证金在法律属性上属于约定保证,不像质量保证金属于履约保证,不会影响项目质量,甚至在众多投标方参与的情况下也不会实质上影响项目的落地和实施,给予减免的优惠一般不会造成公共利益的重大损害,这也是国家发改委要求在该费用上减免的重要原因。”卓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志峰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说。

利好小微企业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为企业减负之外,差异化减免投标保证金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投标资格,使更多有意愿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参与到投标活动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要求投标人提交投标保证金的,投标保证金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2%。具体涉及招标投标的项目一般为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和政府采购项目。

招标项目估算价的2%并不是笔小数目。一家能源集团项目负责人刘先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就投资动辄数亿元的工程建设项目而言,招标项目估算价的2%通常便是几十上百万元,一些小微企业一时之间不一定能拿出这么多钱。

分类减免投标保证金后则可以让更多企业能够参与投标。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分析指出,疫情期间部分项目完工时间延迟会让回收账款变慢,减免保证金可以减少资金流动压力,让企业喘口气。对因资金回笼、现金流不够等问题,短时间内不一定能拿出招标项目估算价2%保证金的小微企业来说存在利好,同时也可以让企业有能力用这笔钱缴纳中标后的履约保证金,或是尽快地投到项目建设中去。

设失信名单防无故弃标

需要指出的是,在筛选投标企业资质外,缴纳投标保证金也是对招标投标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孙志峰告诉北京商报记者,《通知》中提到的投标保证金,是指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投标人随投标文件一同递交给招标人的一定形式、一定金额的投标责任担保。主要保证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后不得撤销投标文件,中标后不得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在签订合同时不得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等,否则,招标人有权不予退还其递交的投标保证金。

免去投标保证金后,若投标人存在弃标等行为,招标人的权利如何保证?

“扣除投标保证金并不是唯一的监管手段,每个企业可以自行依法设置一些惩罚手段。”刘先生向北京商报记者展示了集团近期公示的一批在投标环节存在失信行为企业的名单,部分企业因中标后放弃中标资格、存在串通投标行为、存在提供虚假经销授权书的行为等,被给予取消供应商资格三年、永久取消供应商资格等处置结果。

“即便没有投标保证金,法律也设置了缔约过失责任,甚至是符合一定条件的违约责任,来解决招标方损失后赔偿的问题。此外,实践中投标诚信记录也是各招标方重点考察的项目,从制度层面上给予一定的保证。”孙志峰说。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陆珊珊